



外国文学参考資料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部分)

(下)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組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参考资料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部分)

(下)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組編

舵輪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自己把它推到前面行进；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着新社会时代的首創精神，而只是因为它表示着旧社会时代的不滿情緒；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咕嚕，在下层面前战栗，对前后两者都持着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識到自己这种利己主义态度；对于保守派說来是革命的，而对于革命派說来則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一些空話去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謀自己的利益；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錢；沒有主动性，沒有負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朝夕遭受咒詛的老头子，被命运注定要歪曲健壮人民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他自己的晚年利益，——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完全衰頹不堪，——这便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魯士国家政柄时的形容。

(选自卡·馬克思著：“資產階級与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5—46頁)

(3)

恩格斯論当时德国的人民大众

德国人民大众既不属于貴族，也不属于資產階級；在城市里，他們是小商人階級和工人，在乡村中是农民。

由于作为一个階級的大資本家和制造业者底发展遭受了阻碍，德国的小商人階級十分众多。在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較小的城市中，由于沒有更富裕的競爭权势者，它完全居支配地位。这一階級在一切現代国家和現代革命运动中，都居最主要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一般地都担任了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它所处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大商人大制造业者（眞言之即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或劳工階級之間，这地位就决定它底階級性。渴

望着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一点儿橫逆的命运就把这一階級的个别份子投到无產階級的队伍中了，在专制和封建的国家里，宫廷与貴族的惠顧成了这一階級生存的必要条件，要是失去这些主顧，他們中一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較小的城市里，一队卫戍軍，一个县政府，一个法官和法院的屬員們，常常便构成这地方的繁荣之基础，沒有这些东西，小商人、裁縫、鞋匠、木匠等的生意就要清淡。因此，这个階級永远搖摆在两个前途之間：一方面希望躋身于較富階級之列，一方面又恐怕墮入无產階級甚至貧民的境地；一方面希望获取一份公共事业的管理权以增進他們的利益，一方面又唯恐时机不宜的反对政府会引起政府的忿怒，——他們底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力去掉他們的最好主顧。他們所有的財產既微少，而这財產占有之不安全性又与財產之數額成反比。这一階級的观点是极端動搖的。在强有力的封建或专制政府之下卑躬屈己，諂媚馴服，但当中等階級将要得势的时候，它就轉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了；一当中等階級获得了他們自己底統治权的时候，它就要为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发狂，但当它下面的那个階級——无產階級企图作独立的运动时，它就馬上又陷于可耻的恐惧失望中了。我們以后将会看到德国的这一階級輪流地从这一立場跨到另一立場，又从另一立場退回到这一立場。德国工人階級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法工人階級落后，正象德国資產階級比英法資產階級落后一样。主人如此，僕亦如之。一个广大强壮集中而有知識的无產階級之生存条件的进步，是与一个广大富庶集中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之生存条件的进步相輔相依的。在中等階級的一切不同派別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一派——大制造业者，沒有获取政权并按照他們底需要改組国家以前，工人階級运动本身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无產階級性的。只有在那个时候，雇主与僱工之間不可避免的冲突才变为緊張迫切，再也不能延緩了；工人階級再也不会被虛幻的希望和永不兌現的諾言所欺騙了；十九世紀的大問題——无產階級解放問題，也就終于要明显而适当地被提出了。可是，在德国，工人階級大众并不是受雇于

那种现代的制造业大王(英国有一些这种出色的制造业大王),而是受雇于小本经营的制造业者,他们底全部制造方法,不过是一种中世纪旧式制造方法的残余而已。因为棉业大王与小鞋匠和裁缝老板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现代工业中心区的十分觉悟的工厂职工与小城市里羞涩的裁缝雇工或木匠之间,也就有相当的距离。这些裁缝和木匠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的这一类人是很少有什么差异的。这种普遍地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当然要随伴着一种大体同样普遍地缺乏现代思想,因此,如果革命爆发时一大部份工人阶级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有特权的职工组合,这是无足怪的。然而从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之中,由于交通便利和许多工人之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底知识有了发展,便有一种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核心形成了。他们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是更加明晰,而且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必然发展更加符合,但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如中等阶级之活跃的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工人阶级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莱西亚(Silesia)和波黑米亚(Bohemia)的工厂职工暴动^①;我们顷刻就有机会来叙述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了。

最后,我们说到广大的小农和农民阶级,这一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场劳动者,占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但这一阶级本身又分作不同的部分,第一是较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与中农,他们是面积不等的广大农田的主人,每人都雇佣着几个农业劳动者。这一阶级的地位既处在不能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场劳动者的中间,原因很明显,他们底最自然的政治道路是与城市中反封建的中等阶级联盟。第二是

^① 西莱西亚的织工,忍受着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商行底野蛮剥削,于1844年发生变乱。叛乱被武力所压服。接着在同一年内又发生了波黑米亚的几个城市中印花洋布印工的变乱。

小的自耕农，在莱茵区很占优势^①，这儿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强大打击之前屈服了。相似的独立的小自耕农在其他各省也到处都存在着，在这些地方，从前加于他们土地的封建捐税，他们已经用金钱买销了。可是这一阶级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自耕农阶级而已，他们底土地大都已经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极可悲地抵押给了人家，以致真正的地主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了。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虽不易被驱逐离开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却必得永远纳租，或永远为领主服力役，报效若干数量的劳动。最后是农业劳动者，在许多大的农业公司中，他们底生活状况正象英国的这一阶级一样，由生而死，在任何时候都是贫穷饥饿，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耕农、封建佃农与农业劳动者，在革命以前从不怎样关心政治，但这次革命事变显然为他们开辟了新的事业，充满着光明的前途。革命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利益，革命运动一旦被适当地开展，可望每个人都会参加。但同时，这也是同样十分明显而且被一切现代国家的历史证明了的，就是：农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极难得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是永远不能企图得到一个胜利的独立的运动的；他们需要城市里更集中、更有知识、更易动员起来的人民的领导和推动。

（选自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14 页）

2.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概况

文学的新的上升是与资产阶级对神圣同盟统治的政治反抗的活跃相结合的，尤其是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运动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以及使文学向政治斗争任务

^① 在莱茵区，由于它在拿破仑第一当政时属于法国，法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这儿的封建关系在十九世纪初叶就废除了，当 1815 年这个区域划归普鲁士的时候，封建关系并未恢复。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封建关系的要素还存在着。到 1848 年革命时才鏟除掉。

的轉變。

有两种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的傾向，它還結合着古典主義的形式（勃腊丁，1796—1835年）和浪漫主義的形式（伊莫曼，1794—1840年）；一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由卓越的宣傳文學作家般涅（1786—1837年）領導，他是抱急進態度的“巴黎書簡”（共6部，1830—1834年）的作者。般涅的繼承者和門徒們，即“少年德國”派作家們（顧茨考，1811—1878年、文巴格，1802—1872年、勞伯，1806—1884年、孟特，1808—1861年，等），在個別作品中達到了真正的向往自由的热情（顧茨考的劇本“烏芮爾·亞克斯塔”，1847年）。但是資產階級的反抗運動是和真正的人民利益脫節的，因此，這些作家中大多數人都很快地轉到反動方面去了。他們在風格上着重詞藻，愛用蕪調濫調。戲劇家谷腊伯（1801—1836年）在他的充滿矛盾的作品里企圖重振“狂飈”運動的傳統，把人民大眾表現在戲劇里。參與1808—1849年革命的思想準備工作的作家們仍繼續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路線，設法反映德國人民的現實生活。屬於這派的有革命的戲劇家畢希納（1813—1837年），著有“告農民書”，其中有一句風行一時的呼喚：“和平屬於茅舍，戰爭屬於宮廷”，在德國文學中他第一個創造出僱傭工人的現象。此外就是偉大的德國詩人海涅（1797—1856年）。海涅在他的論文里揭發了浪漫主義與封建反動統治的關係（“論浪漫派”，1833年），他建立了新的抒情詩（“歌集”，1827年，“現代詩”，1839—1846年），在這些詩歌里交織着自由和人道主義的思想，以及對於封建反動統治和小資產階級的脫離人民的唱高調的急進主義的尖銳无情的諷刺。海涅在1844年和馬克思接近，這對於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時期他寫成他的最好的作品——“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一詩（1844年）這篇長詩鮮明地反映出民族統一的思想以及對於反動的普魯士君主專制的諷刺。但是海涅沒有追隨馬克思到底。他雖然認識到無產階級的勝利在歷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情況下的文化命運還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看法，仿佛無產階級革

命对于文化是威胁。

自从1848—1849年革命的前夕文学运动活跃以后，俄国文学的影响开始灌輸到德国文学里。普希金詩歌的优秀宣傳者就是海涅的朋友范哈根·封·艾恩斯(1785—1858年)。

1848—1849年革命前的一个时期，在德国是以四十年代风行的政治性抒情詩来标志着。德国資產階級“傾向性”的政治詩歌(霍夫曼·封·法勒斯列本, 1798—1874年、丁格尔希特, 1814—1881年、普魯茨, 1816—1872年、等人)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謂“真正社会主义”的詩歌(迈伊斯納, 1822—1885年、奧托、白克等人)都是极抽象的, 不了解真正民主要求的。只有一小群詩人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影响, 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十年代德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思想(赫維格, 1817—1875年、佛拉伊李格拉特, 1810—1875年)。“德国无产階級的第一位卓越的詩人”(恩格斯: “乔治·維尔特的学徒之歌”,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 第一部, 第155頁)是維尔特(1822—1856年), 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會員、“新萊茵报”的撰稿者、鮮明的革命的諷刺家, 作了許多詩歌和短文来揭发革命的敌人。

在1848—1849年革命的前夕, 在組織德国文学中的民主力量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要推馬克思所主編的“萊茵报”, 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其他刊物所发表的一些宣傳文字和文学批評論文(馬克思的“关于出版自由的爭論”[1842年]等, 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所发表的論文——“論卡尔·白克”[1839年]、“論勃腊丁”[1840年]、“論亚历山大·庸格与少年德国派”[1842年]等)。

作为无产階級共产主义世界觀的馬克思主义的兴起, 在全世界文化和德国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最重大的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哲学、历史和政治經濟学的著作里以及在許多言論里, 替哲学的唯物主義的美学建立了基础, 揭发了資產階級社会对于艺术的仇視(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論”[1859—1861年]等), 对于資產階級文学的玄学的唯心的美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4

年])对于欧金·徐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作了批判;(恩格斯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1846年]等),对于世界文学发展中一些主要的时代给了深刻的评论,其中关于古代的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论”等,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等等。在他们的批评论文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涉及到过去文学遗产的许多现象(对于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十八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评论等),这样就替世界文学历史的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前提。在对于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文学发展的问题予以广泛的注意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中社会反动的表现进行了斗争,支持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他们对于十九世纪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们作了深刻的评论,特别是对于歌德的作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社会主义在诗与散文里”,1846—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支持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的诗歌(维尔特的作品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关于结合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文学思想方向所发表的天才的思想(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1888年)是世界进步文学的最珍贵的遗产。

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的叛徒们背叛了争取德国民主统一的斗争,这次背叛在长期内使得反动的潮流在德国思想生活中处于统治的地位。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没有产生一个重要的有国际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这时期有两位用德文写作的最优秀的作家,凯勒和迈约,他们都是瑞士人。凯勒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傳統,对于后来民主德国文学的发展起了显著的影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文学里,“地方主义”的倾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妨碍了德国的民族的政治的统一。在这所谓“地方主义”的文学里描写了地方农村的庸俗日常生活,其中贯注着对于地方生活中保守的“支柱”所加的理想化(奥渥巴哈[1812—1882年]“斯瓦次瓦尔德的故事”,共4卷,1843—1854年;腊伯,1831—1910年;诗人和小说家希托姆,1817—1888年;梅格林堡的作家劳伊特,1810—1874年,用下德方言写作)。就在这个时期,德国文学中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

傾向，其用意在于替資產階級向反动势力投降作辯護(叔本華)。十九世紀中叶德國最显著的戲劇家赫倍爾(1813—1863年)的作品就受了这个傾向的影响。赫倍爾在1848年革命以前曾經寫出現實主義的劇本“瑪利亞·瑪格達連”(1844年)，可是在后来的劇本中却号召市民階級向君主專制的“法律秩序”投降(“亞格納莎·伯爾瑙渥”，1855年)，而且蔑視真理，企圖大肆吹噓當時資產階級文化的問題和“衝突”，將其轉移到過去歷史背景里去。這種資產階級的反動影响也波及到戲劇家和散文作家路德維希(1813—1865年)的作品，他根據紹林吉亞地方的人民生活寫了些現實主義的故事。佛拉伊塔格(1816—1895年)是一個普魯士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小說家，向君主專制獻媚。希庇爾哈根(1829—1911年)寫了許多小說，內容全是對於社會矛盾的荒謬的解釋。大體說來，德國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中叶和後半期並沒有達到显著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慕尼黑派詩人已在鼓吹唯美主義，沙龍享樂主義以及“純”形式的崇拜(海索，1830—1914年、加伊伯爾，1815—1884年，等人)。屬於這派的還有波敦希特(1819—1892年)，以翻譯俄國古典文學作品著名。

(选自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譯“德國”，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4—248頁)

(二)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文学斗争中的貢獻

1. 馬克思：對於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的一個批判的考察(略)

“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說明：

這篇著名的批評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早期著作“神聖家族”中的一部分，曾收集在米哈依爾·里夫希茨編的“馬恩論藝術”里面，這裏的總題是里夫希茨加的。本冊發表的上篇“販賣秘密的商人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是原書

的第五章；下一册将要发表的下篇“‘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便服微行，或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是原书的第八章。这两章都是由马克思执笔写的。

在1845年“神圣家族”初版本的首页上，印着这样的题名：“神圣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之批判。驳斥布鲁诺·鲍尔和他的伙伴们”，所谓“批判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尔、施里加、荣尼茨等一群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活动所起的嘲笑名称。这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和历史的信念，曾由他们的主要理论家布鲁诺·鲍尔在他们所办的“一般文学报”的专栏中阐述过。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重大事件完全是虚伪的，这些事件就是以其虚伪性引起并鼓舞了群众对它的兴趣。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历史上的群众斗争，就是实际生活上物质的欲望的表现，而这种物质的欲望是和所谓“对现实的有意识的批判态度”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们把一种蔑视物质欲望和实践活动，只从事所谓“批判的考察”的个人和从事于“非批判的行动”的群众对立起来。很明显，这种历史哲学的根本意义就是麻醉人民的革命意识，引诱他们与现状妥协，好让旧社会中各种不公平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哲学的基本特征也表现在施里加（原名齐希林斯基，1816—1900）写的一篇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里面。

欧仁·苏（1804—1857）是一个法国浪漫派小说家，“巴黎的秘密”是他在1842年发表的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书中叙述一个贵族公子鲁道夫怎样在年青时代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怎样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在巴黎的各个社会阶层中游历，在“堕落的灵魂中撒布善良的种子”。苏的幻想的“博爱主义”的社会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具有同样的与现存社会妥协的反动性质，因此施里加在他的评论中对“巴黎的秘密”大加赞扬，是必然的事情。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里，他首先指出施里加在解释这本小说时所使用的“批判的批判”之荒谬可笑，然后他又具体地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揭露出作者的社会思想的反动实质。

施里加把“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魯道夫当作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那个超然于物外的“批判的个人”，与屠夫、校长、花馬丽这些“庸俗的群众”相对立。魯道夫“改造”了巴黎的貧困无产階級，劝他們放弃世俗的利害觀念，把他們变成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謙卑精神的化身。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指出：魯道夫其实是一个非常偏狹自私的人，而人类的真正价值、人类的勇气和力量，却显露在象花馬丽这种平民人物的身上。然而苏为了宣揚抽象的基督教道德，就否定了他們的物質的感性的性質；他剝夺了这些人物的可爱的人性和独特的个性，使他們成为由作者任意操縱的傀儡。于是在欧仁·苏的笔下，“现实的人物变成了抽象的观点”，变成了“罪恶”和“道德”的象征。

在这篇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文艺的文章里，年青的馬克思第一次結合着对具体作品的批判詳細地闡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同时他通过这种文艺思想的批判，揭露了当时德国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鄙視人民群眾、妨碍革命斗争的思想实质。这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文艺理論譯丛”1957年第1期，第27—28頁）

2. 恩格斯論普拉頓

在复辟时期的詩人中，其才力沒有为1830年雷电般的打击所瘫痪，而其声誉在現在，在目前文学时代才建立起来的有三个人，他們帶着显著的相似之点：伊莫曼^①、卡米索^②和普拉頓^③。在他們三人身上，非常的个性、坚强的品格和智力，至少胜过他們那不充实的詩才。在卡米索身上，时而想象和感情得势，时而盘算的智力得势：特別在他的“特薩利瑪”(terzarima)^④一詩中，表面是完全理智的、冷靜的，但是在它的下

① 伊莫曼(1796—1840)，德国詩人和浪漫派小說家。

② 卡米索(1781—1838)，德国浪漫派作家，“彼得·契列米尔的奇史”的作者。

③ 普拉頓(1796—1835)，德国詩人。

④ 这种詩形式上的特点是每三行为一組，每組的第二行和次組的第一行及第三行押韵。但丁“神曲”中即用这种押韵法。——譯者

面我們却聽到一顆高貴的心在跳動。在伊莫曼身上，這兩種特性是衝突的，結果產生了他自己所承認的那種二元論。他的堅強的人格能夠把他的詩中的崇高特性束縛到一起，但是不能把它們統一起來。而在普拉頓身上，詩則消滅了它的獨立性，輕易地陷於更強大的智力的控制之下。假如普拉頓的想象不是能夠依賴他的智力和他的高尚品格，那麼他將不會這樣著名。因此，他表現出了詩中的理性的東西——形式。而這並沒有使他以一種真正偉大的作品去結束他的生涯。他知道要使他的聲名永垂不朽，這樣的一種作品是必需的，但是他也感覺到他還沒有準備去寫它。所以他將自己的希望建築在未來和他的初期作品上面。然而時間過去了，而他也死了，始終沒有超過這些初期的作品。

普拉頓的想象，怯生生地跟隨着他的智力的大膽腳步。假如它來到一種天才的作品跟前，需要智力所不能作的大膽的一躍，這時他的想象就不得不向后退縮了。普拉頓的錯誤是在這一點，他把他的智力的產物當作了詩。他的創作能力是適於安納克里昂^①式的抒情詩的；而且間或它也流星般的在他的喜劇中閃現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限於那些足以表示普拉頓的特性的東西，那麼其中大部分就都是智力的產物，而且常常被認為是這樣。人們將厭煩他那過度紆巧的抒情詩和他那修飾辭藻的“歐德”(Ode)^②；他們將認為他的喜劇中的那些爭辯的詞句大多是沒有根據的。但是他們將推崇他那對話的俏皮和他那合唱的“歐德”的莊嚴；而且他們將承認他的片面性是建築在他的品格的偉大上面的。普拉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會變化的：他將被置於離歌德更遠而離布恩更近的地方。

他的意見也使他所處的地位較近於布恩，這可以從他的喜劇中的許多引喻和他的全集中的若干詩篇（其中如“查理十世贊歌”）里看出

① 安納克里昂（紀元前 563?—478），希臘抒情詩人；他的抒情詩輕快而優美。——譯者

② “歐德”是一種短詩，適於配音樂或歌唱，其特點是拍子長短不一，章節形式複雜。這種詩多以莊嚴的風格，表達高貴的感情。——譯者

来。因受了波兰爭取解放的灵感而写作的一系列的詩歌，沒有包括在这一版里面，虽然在評判普拉頓方面它們是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的。現在它們在另一版中出現了，作他的全集的增补。我发现这些詩歌証实了我对于普拉頓的見解。在这里智力和品格比在別处更显著地代替了詩。因此，普拉頓很不擅长于这种簡單形式的詩歌。他最善于写作的是长篇大論的詩，每一篇都包含一个思想，或者用“欧得”的那种不自然的韵律，其严肃的有节制的步調几乎好象需要修辞的内容似的。普拉頓兼顧到思想和他的詩的艺术，而这就是他的詩的理智根源的最有效的証明。凡是对普拉頓有別的要求的人，都不会从这些波兰詩歌中得到滿足；但是凡是把这本小书拿在手中而心里記着这一点的人，都将从有力而崇高的思想富源中，无穷尽地取得缺乏詩味的补偿。这些思想是一个有“庄严的热情”（如序文中所适当指出来的）的高貴品格所創造的。这是件很可惋惜的事，这些詩沒有在德国的民族意識起而反抗沙俄在欧洲的“五人政治”时提早出現几个月；这些詩該是这种态度的最好的回答。“五人政治論者”^①或許也能在这些詩中为他的政論发现許多題詞。

（恩格斯以笔名弗里德里契·奧斯瓦德发表的“普拉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部，卷2，第67頁起）

（选自馬克思、恩格斯：“文学与艺术”，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106頁）

3. 恩格斯論卡尔·白克

我是粗暴无羈的撒旦之王，
鉄一般的歌声震天动地。

① “五人政治論者”(Pentachist) 是戈尔德曼(K. E. Goldmann)的笔名。他是一本亲俄的书“欧洲的五人政治”的作者，該书于1839年匿名出版。

（摘自刘慧义編譯“文学与艺术”，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頁第9行——第106頁。）

王冠在我的額的四周

用神秘的皺紋安放了指煩。

白克先生用这样夸大的言辞，跳进了德国的詩坛。目中是他的职业的矜傲的感情，口头是平靜的忧郁的近代表情，而他的手是伸向月桂之冠。以后經過了两年，王冠是否很調和地掩蔽了他額上的神秘的皺紋呢？

他的第一本詩集，一貫非常的豪放，“鉄的歌”、“新聖經”、“年幼的派雷斯底亚”，——二十岁的詩人，从学校的椅子立刻冲上了天庭。在他的詩中，燃着一种久矣不見的火，这火冒烟冒得很厉害，因为它烧的是完全发綠的嫩树。

年青的文学完成了极迅速极輝煌的发展，而那些用傲慢的否認和非难的人，明白所失一定更多于所得。这样地就来到了用更深的注意去观察，而指摘它实际弱点的时期。这年青的文学，便被承認了同等的資格。人們馬上发見了很多的东西，——至于它的弱点是实質的还是外形的，我們姑且不作为問題。——那就是“青年德意志”以极大的呼声主張要复灭抒情詩。实际，海涅与施伐普人斗争了；維因巴克严厉地非难了平凡的抒情詩，和常无变化的單調性；蒙德批評一切抒情詩为时代落伍，而預言散文为文学的救世主；这里稍微极端了一点。我們德国人一向夸耀自己的詩歌。当法国人夸耀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宪法，罵我們的檢閱制度时，我們就夸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从魯特維希之歌到尼古拉司·萊諾的一貫的詩歌。抒情詩的貯藏，現在有沒有使我們萎縮呢？这是由法朗茲·定該德西載德、爱倫斯特·方台尔、哈代·陀独尔、克拉采乃哈及卡尔·白克的“青年德意志”的抒情詩表現了。

在法拉里希拉特的詩作以前，就有白克的“夜”，这两个詩集引起了甚么样的批評，大家是很清楚的。当这两个青年抒情詩人出現的时候，“青年們”是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們的。白克和法拉里希拉特的相互关系，居納在“Eleganten Zeitung”上說过了，这是用了“特征的”有名的方法的。对于这个批評，我很想利用維因巴克关于 G·薄菲察的話。

“夜”这是混乱的。一切东西都乱七八糟，而且杂乱无规律，很放肆的繪图，宛如怪状的岩石从溪澗流出次代生活的萌芽，辞句。这儿那儿，开始长出些花来；事物是沉淀着，結晶体开始形成；但一切还是非常的混乱与无秩序。白克說到薄尔納特征的那些話，倒非常切合于他自己。

象灵魂一般，光輝着，

旋轉于憤怒燒灼的腦海。

白克在关于薄尔納的最初的試論中所給我們的形象，完全是歪曲和虛偽的，这里不能否認有居納的影响。不必問薄尔納在其生涯之中决不說这样的空話，即白克归之于他的一切絕望的厌世，同是他所不知道的。难道那么明朗的薄尔納，那么温和的爱，而是更少地不燃燒他自身的坚强确实的性質么？不，这不是薄尔納；这只是由海涅的巧言与蒙德的美辞所編造的近代詩人杂乱的理想，請上帝从現形中来守护我們的理想。在薄尔納的头脑中，决“沒有奇怪混乱的形象，”他不会“以倒豎的头发”咒詛上天，在他的心脏中，决沒有夜半的鐘鳴，而常是早上的鐘鳴；他的天空不是血紅色而是碧色的。薄尔納确实沒有写“十二夜”那样的慘酷，如果白克用这个来描写薄尔納，关于人生的赤色，不說得那么喧鬧，我将以为他是沒有讀过薄尔納的“法国的老饕”。白克也許引用了“法国的老饕”中最悲痛的句子。但那些句子，正是和他欺人的絕望的“夜”相反对的新鮮的早晨。难道薄尔納自身不是长于詩才的么？难道必須这流行的厌世方可以刺激么？我說流行，因为我决不能相信这样的东西，是属于純粹的近代詩的。也因此，他之超越于今日楚楚可怜的美句和弱小的鐫詞，正是他的偉大处。

在对于“夜”还没有适当的批評之間，白克已經又发表了許多新詩。“游历詩人”将他的另一方面展示我們。暴风消退了，混乱有起秩序来。要看見第一及第二詩中所表現的优美的描写，这里是不能期待的；我們那位在馬蹄上挂着銜学的美学的席勒与歌德，也并未想提供在第三詩歌那样詩的构成的材料。白克的詩，也沒有想到，如現在那样引起平穩的完全俗物式的反响。

白克以“游历诗人”堂堂正正地出现于文学，白克预告了“静静的歌”，许多刊物报告他正从事“失却的灵魂”的悲剧创作。

一年过去了，除了几首诗以外，关于白克，什么也不知道。“静静的歌”没有出版，而关于“失却的灵魂”，更无音讯。最后“巨人报”发表了他的故事式的小品。这样作者的散文的尝试，总是可以要求赞赏的，但我可怀疑这个尝试，甚至是不是能够满足白克流的文坛的一个朋友。

在若干的形象上，白克所敷陈的言辞，是必须承认的。文体是在深思熟考之下，调整得非常合体。但故事中所讲的，都是平凡的事，没有深远的思想，没有诗的感动，因此，并不出于一般通俗文学的程度以上。构想很普通，而且恶俗，说明是通俗的。

在某一音乐会上，朋友告诉我，白克的“静静的歌”出版了。那时正听到悲多汶交响乐的徐缓调，我想所谓“静静的歌”，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我受欺了。其中有一点点悲多汶和很多的柏林式的哀愁，当我把本子拿在手里，我吃惊了。这是和以前的诗歌同样是极陈腐的，极廉价的样式，用了自己巧妙的手法，只有用语方面，是所谓独创的。

这个歌不过是回想着“夜”的，自己的法外的空想。“夜”中所写有许多还可以原谅。这是对“游历诗人”的谦虚，但白克先生现在一定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在第三页上已是在作幻想。五、八、九、一五、一六、二三、三一、三三、三四、三五、四〇页等等，到处都有幻想。如果这不是可悲的，那便是形成了一连串可笑的幻想。对于独创性的期待，除了几句新诗句以外，都不得不叫人失望；代替独创性而得到的，就一定是海涅式的阶音，以及几乎所有的诗里都含有的嘈杂的极度的孩子气的无邪，其中第一章“爱的歌”、“他的日记”中更加厉害。我完全没有想到从白克所希望的融融的火焰，崇高强壮的精神，得到这样衰弱的不愉快的稀汤。只有二三首诗还可一读。“他的日记”稍微好些；此外也零零落落地有几首可以补偿许多愚痴的喋喋的真正的诗。在“他的日记”的平凡中的最大的东西，是“眼泪，”白克以前也写了“眼泪的诗，”那时候，他是“粗暴血腥的海盗船的悲哀，驶行在静静的泪之大海，”以及“静默的冰